



愛情另一章

(香港) 岑凱倫 著

春風文藝出版社

岑凯伦最新言情佳作系列

爱情另一章

(香港)岑凯伦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辽新登字 3 号

爱情另一章

——岑凯伦最新言情佳作系列

(香港)岑凯伦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

北京密云双井印刷厂

字数:120 千字 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:5.5

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0 套

责任编辑:任宁 封面设计:方子

责任校对:召力

ISBN7—5313—1201—8/I·1078

全套定价:27.20 元 单册定价:3.95 元

内 容 提 要

爱情好似一盘赌，瞬间你输我赢，但赢要赢得痛快，输也要输得气派，不能赢在懵懂中，也不能输在骗局中。这是作者贯穿始终的恋爱观。《爱情另一章》向你展示了一幕触目惊心的罕见的恋爱故事，恨与爱交加，苦与乐并存，在爱情这盘赌里，没有赢家，也没有输家。

语言峭丽而传神，故事情节离奇而可信，意料之外而情理之中的系列情节设置、悬念安排，令你俗哭无泪，欲喊无声。

姜德章的父亲姜子昭因为姜德章在美国得了经济学硕士回来，特地在家里大宴亲戚朋友，摆了五十多桌酒席，将个大厅摆得满满地，这位亿万豪富的独生子学成回来，那一个不巴结，那一个不奉承。个个都抢着向他敬酒，个个都抢着向他阿谀，满耳都是少年英俊，年少老成，博学多才，把他听得开始有些厌烦，同时酒也喝了不少，上完鱼翅之后，他觑了一个空走了出来，一个人走到后面的花园换换空气。

这个花园在他小的时候时常在这里玩的，这一去去了六七年，回来之后，又因忙于酬酢，简直没有时间来玩一玩。现在才能抽出工夫走走，他看着六七年前的景象，一毫未变地呈现在眼前，他不禁生了无限感慨，立在那里发起呆来。

忽然，他听到后面有人叫：“阿德。”

阿德是他的乳名，除去父母之外，很少有人这样叫他，现在却忽然有人叫，他不由有些奇怪，回过头一看，有一个中年妇人和一个少女站在那里。这天的月色非常好，他可以看得十分清楚，那个少女大约十八、九岁，生得非常美丽，大大的眼睛，在晶莹的月光下显得又光又亮，挺立的鼻梁，下面镶配一颗猩红润泽的小红嘴，身材更加健美，是一个非常合标准的美丽少女。另外一个中年妇人看来十分面善，但是一时竟想不出是谁。他不禁茫然对她看看，她却接了下去。

“阿德，你不认得我了吗？我是你的兰姨呀！”

“哦！”他想了起来：“是的，兰姨，好久不见了。”他自从母

亲去世之后，的确有很久没和这位兰姨见面，去了美国之后，更有六七年不见，蓦然一见，难怪他几乎认不出了。

“可不是吗？差不多有七八年不见，你怎么还会记得我呢！”

“不是不记得，只是蓦然一见一时想不起罢了。”

“哦！你还记得淑贤吗？”

“淑贤？”他隐约想起那个十一、二岁骨瘦如柴的表妹。

“是的，淑贤，你的表妹。”她说。

“记得，我的表妹我怎么会不记得呢！”

“那么你为什么不理她？”她向那少女一指。

“什么”他叫出来：“她就是淑贤？”

“可不是吗？你不认得她了？”

他对她上下打量一下：“噯！真的不认得了，那时她不过十一、二岁，现在变得这样大，这样漂亮了。”

“变大了是真，漂亮就不见得。阿贤，快叫德哥。”

“德哥。”她低低地叫了一声。

“哦！贤妹。”他又对她着实地看了一眼。

“贤妹年轻。”兰姨接着说：“又不懂事，以后你要多照应照应才好。”

“不要客气……”他还没有再说下去，已经有人在找他，大声呼叫。

“阿德，”兰姨说：“你快回去吧！人家在找你了，过两天到我家来坐，我叫阿贤陪你到各处去玩玩，你离开香港这样久，一定都生疏了。”

“可不是，真的生疏了不少，过几天我来拜访你们，烦劳贤妹陪我各处逛吧！”他不住用眼看淑贤。

“好的。”她还不曾说不去，已经有几个人找过来，她接着说：“你快去吧！改天见。”

“再会。”他又着实看了她一眼才向那些人迎了上去。

在他看来是无所谓，在别人看来却是必要的酬酢，连续不断了一个多月，方始清闲了一点。

这天，在吃饭时姜子昭对他说了。

“阿德，”他说：“你已经回来了一个多月，计划好什么打算没有？”

“计划什么打算？”

“你是想自己创业，还是在我的任何部份里担任一个职务？”

“我想暂时先实习一下再说。”

“那样也好，你可以得些经验，你想在那一部份呢？”

“你看那一部份对我适合？”

“……”姜子昭想了一想：“你去负责昭明企业公司吧！那里面经营的部门多，你容易发展一点。”

“好吧！”

“那么就这样决定了，你可以去做总经理。”

“我还不十分熟悉，还是你做总经理，我暂时做副总经理，等我熟手之后，你再全部交给我比较稳当一点。”

“也好，你就先做副总经理，下个星期一正是一号，你在一号正式上班好了。”

到了一号，姜德章正式到昭明企业公司上班做副总经理。刚开始时，千头万绪几乎令他无从着手，直到半个月后，他才算是进入了正常工作，稍稍安定下来。

这天他正在写字楼看文件，突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。

“喂！”他顺手拿起一个话筒，电话铃仍然在响，一边拿了三个话筒才接到了，是个女人的声音，他想不起是谁？

“喂！你是谁？找那位？”

“阿德，你听不出吗？我是兰姨呀！”

“哦，哦！是的，我想不到你打电话给我，怎样？好吗？”

“还好，你忙不忙？”

“前些日子很忙，现在比较好一点了，你怎会知道我在这里的？”

“我怎会不知道呢？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。”她带些玩笑的口吻说。

“哦！这样厉害？”

“这不是厉害，这是我关心你。”

“哦！原来你这样关心我？”

“可不是吗？我关心你你却不关心我。”

“不见得吧！”

“为什么不见得？你答应探我的，一直都没有来，你简直忘记了。”

“哦！不是忘记，实在是这些日子太忙，我正在准备忙完了，这几天就来探你们呢！”

“喂！你如果再不来，淑贤等死了，她已经问了我几次了。”

“喂！真对不起，今天是星期四，星期六下午不必上班，中午我来接你喝下午茶好吗？”

“好，星期六中午我们一定在家等你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地址？”

“是不是老地方？”

“怎会不是呢！你姨丈就只留了这层楼房给我，我还能搬

到那里去呢？”

“好吧！我星期六中午一定来。”

“好的，再会！”

“再会！”他挂上话筒，淑贤的影子立刻在脑子里飘上来，而且越来越浓了。

到了星期六，中午他下了班，真的驾车赶去兰姨那里。他记得这个地方，从前似乎很清静，现在楼下开了不少店，乱作一团，污秽狼藉，他简直插不下脚。

他在一家木板店堆了一大堆木板的后面找到楼梯口，这幢楼虽然有九层高，但却没有电梯，幸好她住在四楼。他走上四楼，已经一身是汗。冷巷里晾了不少衣服，花花绿绿，好像挂着万国旗。有的衣服还在滴水，在找她的门牌时有几滴滴在他的额角，气得他骂了一句，拿出手帕拭净，将手帕扔掉。找到门口，喘息了一下才按门铃。

按了一声，门立刻打开，正是兰姨。

“喂！你真有信用。”她一面开铁栅门，一面说：“不过我们这里实在太脏太小，你别见笑。”

“那里的话，我们是亲戚，何必这样说呢！”

“可不是，皇帝也有草鞋亲呢！请进来吧！”

他走进去，一进门便是厨房，一条大约四五尺长的冷巷，走出去就是客厅，只摆了一张长沙发，一个方桌两把椅子，一只小鞋柜已经快满了。

“请坐，请坐。”她说。

他在长沙发上坐下来。

“喝什么？汽水还是茶？”

“别客气，我什么也不喝，我已经喝过很多了。”

“那么喝杯汽水吧！”

她打开小雪柜，取出一瓶汽水，打开斟给他。他道了谢四周看一看，这是一厅两房的一层楼，客厅之外，还有两个小房间，一间稍大，可以放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单人衣柜，另外一间几乎仅仅一张床便已经满了。

“这里的房间怎么这样小？”他问。

“喂！这种廉价楼不都是这样的吗？”她说看看一看壁上的挂钟：“淑贤就要回来了。”

“她还没有放学？”

“那里还有钱读书呀！她现在在做事了。”

“哦！真能干。”

“能干什么？在写字楼做个女职员，一个月只赚四百多块钱，勉强维持家用罢了。”

“哦！她真不错，能养家了。不过一个月只赚四百多，实在太少一点，有机会到我的公司来吧！我可以给她一千块一个月，你们够维持了。”

“喂！那真多谢你了。”她说看又叹口气：“从你母亲去世之后，我们似乎疏远多了，那天如果不是你父亲请我，我也不好意思去呢！”

“有什么不好意思呢？自己亲戚，讲什么不好意思。”

“哦！说起来我倒要问问你，几时请我喝喜酒？”

“喝喜酒？”

“是的，你该请我喝喜酒了。”

“还没有那么早，连影子也没有呢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为什么不真？”

“你在美国读了这些年书，居然一个女友也没有，我才不信呢！”

“女友当然有，在美国社交那么公开的地方，怎会没有女友，不过并没有结婚的对象才是真的。”

“哦！那么香港有没有女朋友呢？”

“我刚刚回来，忙到现在也没有忙完，怎会有女友。”

“你……你看你的表妹好不好？”

“淑贤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不错，很漂亮。”

“她……她做你的女朋友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她做我的女朋友？”

“是的，你不喜欢？”

“不，不，怎会不喜欢呢！做做朋友有什么关系，何况她又是我的表妹。”

“喂！”她长长叹口气：“当初我就想我们亲上加亲的，我和你母亲提过，她也非常赞成。后来她去了世，你也去了美国，这件事就搁下了。现在你回来了，你们也都长大了，可是我仍然希望你们亲上加亲，好在淑贤长得还过得去，勉强还能和你配得上。因此我希望你们多多见面，大家彼此多一点了解，如果你们能合得来，结成终生伴侣，我们亲上加亲，也就完成你母亲的志愿了。”

“哦！阿妈曾经有这种意思？”

“可不是吗？那时你们还很小呢！她已经和我说过，那时她就有这种意思了。”

“兰姨，”他正色说：“我也是该结婚的年纪了，如果有合

适的对象，我自然会结婚。”

“可不是吗？你真该结婚了。”她抢着说。

“所以我可以和贤妹先做做朋友，如果我们双方的个性相合，便可完成阿妈的遗志了。”

“是的，你们先做做朋友最好，呀！怎么还没有回来呢！”

“也许路上交通阻塞，阻迟了，不要紧，等一下没有关系。”

他刚刚说完，便听到大门外面的铁门声，她立刻说：“好了，回来了。”

大门打开，出现的果然是淑贤，穿了一套淡灰色套装，白手袋、白皮鞋，淡雅宜人，丰姿绰约，小脸红扑扑地，不但美，而且美得这样真纯而雅致。

他连忙立起身。

“德哥。”她含笑叫了一声：“请坐，别客气。”

“贤妹，刚下班？”

“是的，真热。”她拿出小手帕拭拭额上的汗。

“要不要喝杯汽水？”兰姨问。

“嗯！”她点点头，在他对面坐下来。

他跟着坐下说：“这里应当装冷气才好。”

“一个小职员家里装配冷气？”她说。

“我送你一架好了。”

“不要，谢谢你，装了冷气，每月的电费不得了，还是不要装吧！”

“电费也由我付好了。”

“那怎么行呢！没有理由你付的。”

“怎会没有理由，你忘了我们是亲戚了吗？”

“对了。”兰姨倒了一杯汽水送到她手上：“自己亲戚，怕什

么呢!”

“不，我不要。”她喝了一口汽水一扭腰肢。

“好，将来再说吧!”他打圆场：“贤妹，饿了吧!去吃饭了。”

“好，我换换衣服就走。”兰姨说：“阿贤，你陪德哥坐一坐。”

她说完走进卧室去换衣服，剩下他俩坐在客厅里。

淑贤喝着汽水不出声，他开了口。

“贤妹，”他说：“我们有七八年不见了?我记得那时你只有十一、二岁，今年你有十八岁了吧?”

“十九岁。”

“真是好年纪，现在做事辛不辛苦?”

“还好。”

“有机会到我那里去做吧!至少可以有一千块钱一个月。”

“慢慢再说吧!现在暂时我还不想换地方。”

“哦!”他耸耸肩：“好像我们比以前生疏了。”

“是吗?”她的长眉一扬轻佻地说。

“你不觉得吗?”

“我倒并不觉得。”

这时兰姨已经换好衣服走出来说：“好了，走吧!”

三个人一同出来，上了他那辆车，三个人都坐在前座，淑贤坐在当中，车子平稳地滑了出去。他将冷气打开，车里清凉极了。

“喂!真舒服，这车是什么牌子?”兰姨问。

“是卡特勒，英国最好的车是劳斯莱斯。美国最好的车是卡特勒，不过劳斯莱斯有一个传统的车头，人家一见就知道是名贵车。其实，卡特勒并不比它便宜，而且自动驾驶系统还好

过它呢！”

“哦！这样名贵，怪不得坐着这样舒服。”她再叹口气：“有钱的人真享福，现在这时代什么都是假，只有现实才真，我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多少年的经验才能知道呢！”

“妈咪，”淑贤接口：“我真不喜欢听你的话，不是现实就是金钱，金钱能代表一切吗？”

“喂！你真是个不知米价的娇娇女，香港钱不只能代表一切，简直就是一切，许多事开始好像钱并不重要，甚至认为钱是万恶的。但是到了最后还是被钱决定一切，多大本事的人也不能不向现实低头，你不要不信。”

“我就是不信，我不信钱对人生这样重要。”

“你还是早点信我的话好些，否则将来你后悔就迟了。”

“没有钱难道就不能活了？”她撇撇小嘴。

“那还用说，吃饭要钱、住房子要钱、穿衣要钱，我问你那一样不要钱？你说，没有钱当然就不能活了呀！”

幸而到了，才中止了她母女的争辩。他将车停好，下了车。兰姨问：“到那家去吃？”

“去新开的西蒙酒楼吧！好不好？”

“那里贵得很呢！”兰姨说。

“不算贵，去吧！”

他们到了西蒙酒楼二楼，午茶时人很多，幸而那个开普登认得他，特别为他们找了位子。

开了茶，他说：“兰姨，贤妹，我们是自己人，随便叫东西吃，不必客气。”

“谢谢你，”兰姨说：“我们不会客气的。”

“点几样菜吧！”他说。

“喝午茶点菜？”

“那有什么关系，谁说喝午茶不能点菜呢！伙计，拿菜牌来。”

伙计送过菜牌，他交给淑贤：“贤妹，你喜欢吃什么东西尽管点。”

“随便什么都可以。”

“阿贤，”兰姨插口：“既然德哥这样盛意，你就不必推辞了。”

她这才接过菜牌，点了两样自己喜欢吃的菜。兰姨和他也都点了两样，兰姨还要了啤酒。他的酒量虽然很好，但是并不敢喝，也是用啤酒陪她。淑贤只是低着头慢慢吃东西，并不说话，只有兰姨话最多，而且差不多句句在将他俩拉在一起，反而使得他不好意思向她献殷勤了。

吃过饭，兰姨说：“好了，我要回去休息休息，阿贤，你陪德哥去玩玩吧！”

淑贤坐在那里不出声，他看一看她接下去：“贤妹如果累，就不要去了。”

“她不累，她不累。”兰姨抢着说：“走了，我们走吧！”

他付了账，三人走出来，兰姨马上说：“你们俩去吧！我还要去买些东西再回去。”

他还来不及开口，她已经挥挥手叫：“拜拜！”立刻快步走去，扔下他们两个立在那里。

“怎样？”他说：“贤妹，你有没有兴趣去玩玩？”

“随便。”她不大自然地说。

“……”他对她看看，亭亭玉立地立在那里，在阳光下面，小脸白里透红，红里透嫩，身材饱满，玉体丰盈，一股青春气直

扑过来，扑得他气也难透。他去过美国，自然见过不少女人，但是从没见过像她这样美丽而有青春气息的女孩子。尤其他看惯了美国少女，一旦看到如此美丽的中国女孩，更使他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，他不由看痴了。

“怎么了？”她看见他傻傻地看着她不出声，忍不住问出来。

“哦！没……没有什么，我……我在等……等你的答覆。”

“我不是说随便吗？”

“那……那么走吧！”

她不出声，随他上车，远远缩在车门那边。

“去那里?”

“随便。”

“又是随便?”

“我怎知你想去哪里呢?”

“去新界吧!”

“随便。”

“好吧!”他耸耸肩,驾车过海。

一路上,她都缩在那里不出声,一直到了郊外,他忍不住
了。

“贤妹。”他柔声叫。

“做什么?”

“我看你好似有些不高兴似的。”

“没有,我没有不高兴。”

“真的?”

“真的,我真的没有什么不高兴。”

“哦!那就最好,我恐怕你为了面子关系勉强敷衍我,那就
不好了。”

“没有,我并没有敷衍你。”

“这是我最希望的。”

她又不出声了。

车子将到容龙别墅的时候,他说:“要不要上去看看?”

“好吧!坐车也坐够了,活动活动也好。”